

【英】赫尔曼·伦敦 著

郭慎娟 炎红 译

# 绿影魔踪



# 绿影魔踪

---

【英】赫尔曼·伦敦 著

郭慎娟 炎红 译

责任编辑：蓝纪光

## 绿影魔踪

〔英〕赫尔曼·伦敦著

郭慎娟 炎红译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经五路号16）

河南省安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7.75印张 167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500册

ISBN7—5400—0131—3/1·121定价2.40元

###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英国的畅销书，曾征服了许多国外读者。

小说描写了纯贞美丽的姑娘阿黛尔为了把相依为命的父亲从罪恶的阴谋中解救出来，却只身勇敢地置身于魔窟与恶徒周旋，引出了惊险、诡秘而艳丽的故事：古室里神秘的绿色，光影中幽灵似的隐身人，床上美艳的女尸，行动诡秘的老男仆，夜半书房里的怪客，隐藏自己真面目的“海盗”，陷阱中与杀手相恋的情侣死里逃生……

悬念迭出，险象丛生，情意绵绵。



阿黛尔·卡斯尔问自己：“父亲的头上是否萦绕着神秘的阴影？”



“你被捕了——因谋杀罪。”萨默斯说



阿黛尔摘去面具，睁大眼睛瞅着他：“啊，戴尔先生！”



就在这一瞬间，令人眩目的柔和的绿光充满全屋，绿光充满全屋，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她眼花缭乱地站着……，地上趴着一个黑暗的，一动不动的形体。



“天哪！” 戴尔沉闷空洞的声音惊叫起来，“弗雷曼先生！”

## 一 神秘的使者

当阿黛尔·卡斯尔还是在快乐的青年时代时，她就用灵敏的探询的目光去观察外部世界，并严肃地问自己：“父亲的头上，是否萦绕着神秘的阴影？”

至少，从表面看来，弗吉尔·埃尔斯沃思·卡斯尔的生活是符合有教养的富人的举止和道德规范的。他虽然只是中等身材，但看上去相貌英俊，仪表堂堂，趣味高雅，谈吐举止自然大方。他年已半百，舞跳得仍然很好，还能纯熟而灵巧地挥动高尔夫球棒。他知道怎样将故事讲得娓娓动听，特别喜欢上等香水和雪茄，喜欢在扣眼上插一朵花。他更宠爱自己的女儿。

作为极少信仰什么的一代人的阿黛尔，时常对父亲迷惑不解，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迷惑，因为在年轻人眼里，具有某种神秘色彩的男人更有魅力。这天早上，她与父亲在餐桌前相对而坐，餐桌上铺着亚麻台布，银制餐具闪闪发亮。她又这样迷惑地看着父亲。她穿着浅蓝色的长睡衣，光彩照人。从高级的海滨别墅呆了一个月回来，网球、游泳和社交上的周旋，使那张晒黑的脸庞越发娇媚动人。脖子上柔和的线条一直延伸到纤巧坚实的下巴，乌黑的秀发紧贴在前颊两旁，

像一对收拢着的鸟的黑色翅膀。

像往常的习惯一样，父亲一边吞食着鸡蛋、面包和咖啡，一边浏览晨报的新闻。

“我看，又要到北极探险啦。”他说。

“好极了！”阿黛尔应答着。那漂亮的深褐色的眼睛好象在说，当一个人只有二十岁的时候，生命真是壮丽而奇妙啊。

她呷了一口咖啡，惊异地扫视了卡斯尔先生良久……

“看来墨西哥在打内战。”

“真可怕！人们为什么不能亲密友好地相处，偏要刀兵相见呢？”

一个粗壮的男仆步履庄重地进来禀报，有位女士求见卡斯尔小姐。

“可能是卡蒂尔家来的人吧，”阿黛尔漫不经心地说，“昨天我到那里去看过服装，准备化妆舞会穿的。请让她等一下，万布利。”

卡斯尔先生点上一支棕色的长雪茄。上班以前，他总是要吸一支烟的。

“海盗在近郊土流住宅区战果累累”

看到这个标题，在他那略染秋霜的浓密头发之下宽阔的前额上，出现了一道不悦的皱纹。

“真不能理解，警察局怎么允许一个强盗如此胡作非为，真是耻辱！”

“哦，”阿黛尔随便说道，“人家海盗又没做什么特别的坏事，不过以此取乐罢了。他真是有趣的浪漫主义角色。”

“那是你们年轻人的看法，”卡斯尔先生奇怪地叹了口气，评论说，“无论什么人什么事，只要神秘莫测，离经叛道，你们就着迷。”

阿黛尔调皮地看着他：“你自己就十分迷人，亲爱的老爸爸。”

“荒谬的恭维！我不过是个老废物罢了。”

“才50岁。这岁数，当今还算是年轻呢。再说，你还没有老到缺乏神秘的程度——比如说像海盗一样神秘。”

“我希望没有像他那样邪恶透顶。”

“谁知道呢？”阿黛尔故意一本正经地说，“爸爸，我常常觉得你令人费解，近来更是如此。”

“真的？”卡斯尔将溺爱的微笑敛起了一点，“说说看。”

“噢，其实我也不能具体地指出什么来。只是，有时你的神态和言行令人费解，而那些没有说出来的，就更令人费解了。不要否认了，老骗子，因为我一直在注意你。有时，人们用谈话来隐瞒自己的思想，不是吗？今天早晨，你一直都是这样的。”

卡斯尔先生显出尴尬的神色，好像单为掩盖自己的表情，喷出一大口雪茄的烟雾。

“你一直在谈什么北极呀，墨西哥呀，海盗呀，”阿黛尔紧追不舍，“可是你一直心不在焉。”

“你真是一位极不寻常的年轻女士。”卡斯尔先生说。

“我的爸爸也不寻常，什么北极、墨西哥、海盗——全是废话，瞎扯！你一直隐藏着什么秘密，我有双敏锐的眼睛，爸爸。隔着桌子，我就能清楚地读出你手中报纸的标题，其他新闻差不多你都提到了。唯有一条，你只字不提。就是左

上角那一条，关于神秘的格雷夫斯先生的，虽然你对此闭口不谈，可心思一直在那上面。我说的对吗，爸爸？”

卡斯尔先生难堪地瞅着手里的烟头。一瞬间，动人的灰眼睛里露出吃惊的目光，接着他强使自己微笑一下。

“当心！你的想象力过于丰富了。嗯，你妈妈也是这样，这种想象力在我们家族中承袭着。”

阿黛尔长长睫毛覆盖下的眼睛变得沉思起来。她意外地捕捉到某种秘密：当她提到神秘的格雷夫斯先生的时候，注意到父亲顿时警觉起来。数月来，她已经意识到一堵墙在他们父女之间垒起来，它威胁着自母亲去世后父女之间变得更加亲密融洽和相依为命的关系，忧虑袭上她的心头，但又模模糊糊，无可名状。她曾感知到一种神秘、隐晦和诱惑的东西，可是此刻她瞥见了一场悲剧黯郁的轮廓。

“告诉我，爸爸，”她温柔地请求，“有桩事在使你烦恼。是什么事呢？”

隔着餐桌，他望着女儿红润的、激动的面孔，敏感的鼻子，曲线优美、充满活力的嘴，坚定而小巧玲珑的下巴，那是一种健壮而迷人的美。她这标致的女儿简直是一个奇特的组合体，将这代人的精于世故和上一代人天真而健全的多情善感融于一身。一看见她就感到振奋。他投向女儿的微笑中包含着无比的慈爱和自豪。

“好啦，好啦，别说了。你必须把这些荒唐的念头从脑袋中赶走。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只是比平常工作累了一点，再就是财政上的拮据这一类的事吧，实际上现在已经过去了，不久都会得到顺利的解决。哎呀，差一刻十点了！我得走啦。”

阿黛尔用敏锐的怀疑的目光直直地盯着父亲，伸手拿过对面餐桌上的报纸，读着左上角醒目的标题：

### 警方仍在追踪神秘的格雷夫斯先生

警察总部已经发现可将隐藏的诈骗犯缉拿归案的新线索。

她从报纸上抬起烦乱的目光，看着父亲。卡斯尔，这位用独裁者的严格纪律管理着城市商业区的人，在坚定、探询的目光下有点畏缩了。他试图若无其事地微笑一下，以便掩饰自己的慌乱，但是没有成功。

“神秘的格雷夫斯先生究竟是谁？！我出外度假了，没有看报纸。”女儿问。

她的父亲已经站起来，一只手扶在椅背上。

“格雷夫斯先生？噢，没什么特别，只是一个名字，就像海盗也仅仅是个名字一样。天知道他是谁！”

“你的话含糊其词。”

“好吧，你或许听说过丹尼尔·福雷斯特的投机生意吧，十个月净赚一千万美元，是一起最恶劣的诈骗案。福雷斯特已经死了，可是警方仍在搜捕据认为是他同伙的一个人。此人真实姓名无人知晓。不知怎的，就被称为‘神秘的格雷夫斯先生’了。事情的全部就是这样。”

“是‘全部’吗，爸爸？”

“真正有关的就这些，我真怀疑，神秘的格雷夫斯先生能否找得到。”

“可是，报上说，警察已经发现了新线索。”

“报纸尽扯皮，”卡斯尔先生轻蔑地说，将吸剩的半支雪茄放在烟灰缸上，踱到她面前，照例捧起她的脸吻了吻，随后走了出去。

阿黛尔坐着没有动，凝视着他身后关上的门。她注意到父亲脚步有些拖曳，不如先前那样轻快，腰板也不如过去挺直，虽说临别的一吻仍和从前一样温暖而充满挚爱，但略显仓促，象要躲避什么。当她提到神秘的格雷夫斯的时候，他脸上呈现出惶恐和几乎是内疚的神情。

准是出了什么事！

当她头脑清醒之后，来到自己的房间，按铃唤来女仆，换好衣服。仅半小时内，生活弥漫了更沉重的气氛，仿佛在葡萄酒和最后一口咖啡之间经历了一个新时代。迄今为止，在她的生活极少表现出严肃的天性。母亲的故世是个悲哀的打击，可那是许久以前的事了，现在只留下淡薄的记忆。后来她进了哈得逊的一个预科学校，再后来进了大学，她曾一度有过青年人常有的那种风流韵事，打情骂俏，恶作剧和胡闹，生活对她微笑过，她也报之以欢快的微笑。

瞬息间，一切都变了，从孩提时候起，她和父亲的关系就是少有的亲近，甚至在学业和娱乐中，她也一直把父亲看作是最亲爱、最高尚、最了不起的人，怀着这种强烈而纯真的感情，从幼年、少年直到她那狂放不羁的青年时代。眼下父亲陷入某种困境，似乎由于他的守口如瓶，越发显得严重了。在她的记忆里，父亲还是头一次不信任她。他在此种情况下的沉默，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令人不安甚至不祥的事。

当女仆帮她梳理黑油油的头发时，她脑海中又浮起那团迷雾：谁是神秘的格雷夫斯？父亲为什么要闪烁其词？太折磨人了，她设法不去想它，然而……

她耸了耸瘦削匀称的肩膀，毕竟自己不知道任何确切的东西，只是根据父亲的心不在焉和几个神经质的征象作出主



观臆测罢了。她理智地加以分析：自己的忧虑不免有点荒谬可笑。弗吉尔·埃尔斯沃思·卡斯尔先生无可非议，人人都乐于承认这一点，也许真的是因为——如他自己所说——近来工作太劳累？

女仆走出房间时，阿黛尔的忧虑也差不多随着消失了。她凭窗眺望，公园披上了秋装，赏心悦目，外面的生活充满清新、绚烂的美，使她无法抗拒它的诱惑力。她的心轻松了，青春的热血加速地奔腾起来。

腰板笔挺的男仆出现在门口。

“那位女士还在等着呢，小姐。”

阿黛尔一怔，她早把那个卡蒂尔的来访者丢到脑后了。

“我这就见她，万布利。”她说道，边说边觉得奇怪，天生能辨别尊卑的万布利怎么把这个来客称作“女士”？

少顷，客人被领进来了。这个小小的疑问很快得到了解释。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来访的女人年纪在三十上下，衣著考究，姿色迷人，对阿黛尔迅速投以品评的目光之后，淡然一笑。

“卡斯尔小姐，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不愉快的事，”她语气尖刻地说，却不乏迷人的风度，“你看把这个痛苦的题目委婉地说出来好呢，还是开门见山好呢？”

“我想，我更喜欢开门见山。”阿黛尔大惑不解地回答说。

“好！这就省时间了。卡斯尔小姐，你父亲正身处困境。”

阿黛尔退缩了一下，女人说话时克制的语气和友好而缓和的声音并没有减少她带刚的率直。